

一场戏、一个时代、一种传奇

“深派小品”《军哥剧说》系列正从深圳走向全国



“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深圳的璀璨星空，不就是靠这样千千万万怀揣梦想的奋斗者用汗水和泪水点亮的吗？

开拓创新，团结奉献。深圳人脚下的路，不就是靠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一点一点走出来的吗？

► 改革开放初期，深圳街头已经是贸易频繁、人流涌动的热闹景象，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旧车房里，仍是一派计划经济背景下的萧条场景。(副照)

摄影：本报记者邢广利

群星，让深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。深圳人的故事中，有欢声笑语的回忆，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刻，《超越》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。

为了实现心底蛰伏的梦想，也为了投身深圳改革开放的火热盛况，一个复员军人只身来到深圳，在众多工作中选择了保险营销员，可当一次次陌生的拜访均以失败告终，他的人生遭到前所未有的挫折。

眼前的一扇扇门，变成了他内心中的一堵堵墙，让他扎根深圳，成就自己的梦想变得支离破碎，让他印象中色彩斑斓的未来人生变得暗淡无光。

就在即将崩溃时，在他的内心走出了连长，把他带回了部队。连长用残酷的训练让他懂得了忍耐和坚持，在和连长的对话中他渐渐找回了信心、鼓舞了精神，最后鼓起勇气推开眼前的大门，获得了成功。

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深圳的璀璨星空，不就是靠这样千千万万怀揣梦想的奋斗者用汗水和泪水点亮的吗？

开拓创新，团结奉献。深圳人脚下的路，不就是靠这么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一点一点走出来的吗？

切着深圳人的脉搏

在《剧说成功》里，每个人的故事都激发着深圳人的澎湃激情，而在戏外，让“剧说”系列走向全国的主创人员，也是深圳奇迹的众多书写者当中的一分子。

什么是“剧说”？概括地说，就是“军哥”用脱口秀的形式讲道理、与观众互动，再用小品、歌舞、朗诵等形式“划重点”，对道理进行诠释，用一个主题串联整场演出。

作为《军哥剧说》系列的核心人物，主演李学军，人称“军哥”，对“剧说”系列一路走来的历程深有感触：“用戏剧的形式诉说都市的情感故事，‘剧说’系列的每个环节都切着深圳人的脉搏。”

“军哥剧说”系列是深圳市罗湖区文化馆09剧场最有名气的演出。该系列覆盖九大系列剧目，如讲述成功之道的《剧说成功》、促进交流的《剧说沟通》、感悟人情世故的《剧说温暖》、一品浪漫的《剧说爱情》、弘扬风清气正的《剧说清廉》、讲求合作精神的《剧说团队》、减负解压的《剧说快乐》、专

一首歌、一股乡愁、一种传承

西北传统民歌二人台在创新中走进新时代



个月就记录了1500多首唱词。初步统计，流传于当地的二人台唱腔有160多个，传统剧目达到120多个。

贾德义认为，民歌二人台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生命力，正是它来源于民间，服务于生活的内在特质所决定。例如广为传唱的《走西口》《五哥放羊》《挂灯笼》等二人台代表曲目，全部都来源于生活，反映了歌唱者的真情实感，同时也逼真地展示了那时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。

贾德义说，民歌的创作实际上是“随生随灭”，一些曲调优美，上口易记，好理解有共鸣的曲子就流传下来，不被人认可的也就自然淘汰。所以这么多曲子经过时间的不断淘汰，都是经年累月积淀下来的精品。

贾德义举例说，现在流行的二人台《走西口》原来也不是这个样子，上世纪60年代就做过一些修改，中间也走过弯路，有些改编的效果并不好，老百姓不认可。“民歌二人台的这些传统曲目，不变是相对的，变化是绝对的，只有不断探索和实践，才会出现更为大家喜爱、真正反映时代的新版本。”

老贾是个全才，吹拉弹唱编都在行。在研究二人台的几十年间，他特别反对传统艺术的“大拆大建”。他认为对于传统的内容改动不可以过于剧烈，而要“顺蔓摸瓜”，让老百姓有接受的过程。“改编不能乱弹琴，要靠谱、不走样。就像房子改造和拆了重建是两回事，修改效果好坏的标准就是看是否能得到老百姓认可和传唱。”

最让这位老人揪心的是，近些年民歌二人台的演出市场明显萎缩。他说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

传承不泥古，创新不离宗

就像民歌二人台可以产生不同流派一样，在传承这项民间艺术上，有一位被人称为“二人台歌王”的王掌良就蹚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子。

王掌良原先在内蒙古二人台剧团当演员，在晋陕蒙一带有着很高人气，现在虽然已是65岁的年纪，但他声音洪亮，精气神十足，还常常上台演出。这阵子，王掌良正组织全国民歌大赛等系列活动，天天忙得不亦乐乎。

本报记者陈聪

谁都不曾预料，历史的进程会在怎样一个看似黯淡的时刻刻埋下深深的伏笔。

40年前，名不见经传的小岗村里，18位农民签下“生死状”，最终成为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。“大包干”冲破思想桎梏，唤醒沉睡的神州大地。

39年前，建港填海的“开山炮”率先在蛇口炸响，诞生于晚清洋务运动中的百年招商局，创办了第一个出口工业加工区，成为深圳经济特区创立的探路者。

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当下回望，深圳的成功如同一场魔术——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拥有2000万人的现代化国际都市，奇迹般崛起于中国南方，绽放夺目光彩。

是什么样一种力量，让曾经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“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的鲜明注脚？

或许，循着深圳小品话剧剧团的戏剧主题晚会《剧说成功》里的场景，我们能探知一二。

将“深圳”读成“深川”

改革开放初期，深圳街头已经是贸易频繁、人流涌动的热闹景象，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旧车房里，仍是一派计划经济背景下的萧条场景——

上班时，靠打扑克打发时间；

工作电话打来，靠“猜拳”决定谁来接；

同事借钱，从鞋里掏出几块珍藏的私房钱小心翼翼地借出……

当深圳开放发展的消息伴着千里之外的海风飘然而至，他们却将“深圳”读成了“深川”。

这是《剧说成功》小品《铁饭碗二重奏》里面的一幕。深圳的“暖”与东北的“冷”，在一场小品里形成鲜明对照。

搞社会主义建设，不改革开放不行。正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端着“铁饭碗”的“正式工”们为自己的“稳定”沾沾自喜、对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难以置信之时，深圳开始成为各个领域人才的聚集地。

“向前走，莫回头。”

改革开放、春雷乍响，深圳急缺的是人才。蛇口改革之父袁庚向当时分管特区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写信，要求在国内公开招聘、招考蛇口工业区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。这一想法，打破了国内人事制度的禁区。

在此之后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自主权，敢为人先，大胆突破。它率先实现超产奖励制、首开全国招聘用人制度先例、率先改革工资分配制度、率先实行社会保险制度……

当改革开放号角吹起，吸引人才的磁场随即形成，各个领域的人才怀揣梦想在深圳集聚，用共同的奋斗历程书写深圳的不朽传奇。

正是人才的力量，汇聚成深圳苍穹中的闪烁

韩亚敬

黄河在分隔晋陕蒙的河床里弯弯曲曲，画出了一个名叫河曲的小县城。

河的对面，左侧是陕西的府谷、神木和榆林县，右侧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大草原。难怪人们说，在这里“雄鸡一鸣惊三省”。

河曲县城边上的长城古隘口水西门口外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西北水旱码头。过去河曲本地人乃至山西人由此乘船过河，便可直达一河之隔的陕西和内蒙古。

“河曲保德州，十年九不收，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野菜。”古时的河曲山路遥远，水路艰险，十年九旱的日子没有尽头。

明清时期，不少山西人为谋生走西口到内蒙古等地，穷家难舍，故土难离，一步一回头，望着泪流满面的妻子，踏上了寻求富足的走西口之路。

“哥哥你走西口，小妹妹我实在难留，手拉着哥哥的手，送哥送到大门口……”

这首《走西口》正是反映了人们走西口外出谋生的凄美和悲凉。歌曲感情真挚，曲调优美，是传统民歌二人台的代表曲目之一。

2006年，河曲民歌二人台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歌曲产生于此，河曲因歌而名，人们在欣赏哼唱中也逐渐知道了山西河曲县，熟悉了河曲民歌二人台。

儿童妇老尽歌讴

山西是民歌的海洋，河曲更是我国著名的民歌之乡。700多年前，中国“元曲四大家”之一的白朴就诞生在这里。近两百年来，河曲民歌益发兴盛，县志中记载“户有弦歌新治谱，儿童妇老尽歌讴”，时至今日，不论年长年幼，河曲人都能来上几句。

黄河流水亘古不变，日夜不停，但黄河两岸的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河曲县现在经济繁荣，水路陆路交通发达，公路网交叉纵横。过去走西口的古渡口早已变成河曲群众休闲娱乐场所——西口古渡口广场。

每逢节假日，这里都会热闹非凡，特别是每年农历七月十五，河曲群众还会在黄河里放河灯，在古渡口上唱大戏。广场河神庙对面的古戏台上，也时常会传来优美高亢的民歌二人台，向人们展示这散发着浓浓乡愁的熟悉曲调。

说到民歌二人台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被人们称为“歌痴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二人台传承人贾德义。

贾德义，虽年过八旬，头发花白，满脸皱纹，但精神矍铄，凭着一副近视眼镜，还能透露出些许“文艺范”。

老贾现在还住在县城文化馆后面的一处清代老平房，这里不通水没暖气，冬天生炉，夏天摇扇，家徒四壁，黑咕隆咚，满屋子都是收集的旧报纸、书籍，有人说老贾的屋子还不如收废品的干净。

此话不假，其实老贾有新房子，老伴和儿子都希望他能搬出来住，但老贾却说，在这里住惯了。

黄河边的“田野组合”

“河曲民歌、二人台究竟有多少？天上的星星有多少，地上的曲曲就有多少。”1953年冬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到河曲采风录民歌，短短三

作一台主题戏剧综艺晚会岂不是绝佳的创意？这将会把戏剧的教育、娱乐、仪式融为一体，使戏剧的功能突显，让观众不仅仅是哈哈一笑，而是看过之后有所收获，有所感悟。”

“军哥剧说”的形式由此诞生——把李学军的成功课程与团里演出的小品结合，请军哥以“脱口秀”的形式，每天讲述一个主题，以戏剧小品在舞台上演绎，并融入歌唱、舞蹈、诗歌朗诵等，与观众互动，这在国内尚属首创。

这个创意让整个团队很是兴奋，可酒香也怕巷子深。开始演出时，因为观众对这样的演出形式没有认识，没有观看的积极性，他们就四处奔波，散发戏票，请人来看。

又一个梦想的起点

首演的那天，看着坐满全场的观众，每个人既兴奋又紧张。大家知道，这些观众是那么多的小品专场演出积累下的粉丝，虽然不多但很珍贵，因为深圳的观众都牛得很，甭管是买票的还是公益的，只要演出没劲，白给票都不来。今天要是演砸了，那可就全白干了。

随着开场舞曲大幕徐徐拉开，《剧说成功》开始演出，演员们使尽浑身解数，演技纷纷“爆发”。在场的观众时而鸦雀无声，时而鼎沸爆棚，时而哈哈大笑，时而泪水纵横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，观众没有马上离场，而是一同起立鼓掌，演员在舞台上不停鞠躬谢幕，许多观众跑上舞台竞相围着军哥合影索要签名——《军哥剧说》成功了！

从此，《军哥剧说》系列热度逐步上升，在深圳09剧场已经演出500余场，场场爆满，一票难得。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幽默中隐藏着讽刺，笑声中夹杂杂点嗔怪，不求深刻尖锐，拒绝宏大叙事，更像是左邻右舍围坐在一起，说说话，聊聊天，温暖、轻松、快乐、励志、向上。

故事背后，记录的不仅仅是深圳人的传奇故事，更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脉络，一个时代的澎湃浪潮。

2014年时，《军哥剧说》系列方兴未艾，邱叙然曾说：“我们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让《剧说》系列成为深圳的文化品牌。”邱叙然说，“到那时，来深圳旅行必到的一个环节——听深派小品，就像去上海要听海派清口，去北京要看德云社、开心麻花一样。”

而今，邱叙然的梦想已经实现，很多深圳人接待外地亲友的方案变成了白天世界之窗，晚上“09剧场”，而“深派小品”《军哥剧说》系列正从深圳走向全国——《剧说成功》8月26日在北京大隐剧院成功开演。剧中反映的改革开放深圳故事，受到北京观众的高度好评。

他知道，这是又一个梦想的起点。